

安全理事会



IN LIBRARY

SEP 5 - 1977

S/PV.2350

RESOLUTION

1982年4月3日

第二千三百五十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4月3日星期六上午11时于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扎伊尔)

理事国：中国

法国

圭亚纳

爱尔兰

日本

约旦

巴拿马

波兰

西班牙

多哥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凌青先生

卢埃先生

卡伦先生

多尔先生

西堀先生

努赛贝赫先生

伊留埃卡先生

韦兹纳先生

德皮内斯先生

阿乔伊先生

奥顿努先生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利钦斯坦先生

本记录载有以英语所作发言和以其他语言所作发言的英语口译文的最初文本。最后文本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中刊印。更正仅限于发言原文。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中午 12 时会议开始。

主席：我高兴地注意到巴拿马外交部长豪尔赫·伊留埃卡先生阁下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对他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1982 年 4 月 1 日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4942)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阿根廷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科斯塔·门德斯先生(阿根廷)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安德森先生(澳大利亚)、佩尔蒂埃先生(加拿大)和弗朗西斯先生(新西兰)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谨通知安理会理事国，我已经收到了巴西和秘鲁代表的来信。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有关这一议程项目的讨论。

我提议按照以往惯例，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规定，经安理会同意，邀请上述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邀请，布埃诺先生(巴西)和卡列·卡列先生(秘鲁)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

第一个是阿根廷外交部长尼卡诺尔·科斯塔·门德斯先生阁下发言。我欢迎他并请他发言。

科斯塔·门德斯先生(阿根廷)：也许有人会认为

我开头这句话是句重复的话，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认为，声明举行这次会议的原因是出于马尔维纳斯群岛争端是有益的。该岛是阿根廷领土的一部分，联合王国于 1833 年通过武力非法占领了该岛，从而把这些群岛从我国分割了出去。

1833 年，英国舰队用武力驱逐了阿根廷居民，并继承西班牙的统治，驱逐了当时行使属于阿根廷共和国的合法权利的行政当局。

从法律上来说，这种武力行为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权利，而从政治上来说，1833 年的事件再次反映了十九世纪欧洲诸国以牺牲美洲、非洲和亚洲利益而推行的政策。因此，今天我们可以说，从政治和经济现象的传统意义上来理解，这是一个殖民主义问题。

自从 1833 年以来，阿根廷共和国一直要求联合国赔偿因其错误行为而造成的损失。阿根廷共和国从未同意对其国土的侵占行为，从未同意用不可接受的非法手段侵占其领土。在过去 149 年中阿根廷历届政府不论由哪一政党或派别执政，在坚决反对这种任意侵占的斗争中，却始终团结一致，坚定不移的。

对联合国在非殖民化进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容一丝怀疑的。这也许是联合国证明自己是有成果的领域，是它所从事的一项最有成效的工作，这一项工作已经改变了国际关系的发展。54 个创始会员国增加到 157 个会员国便是证据。出席本届安理会的年轻国家中有许多是从殖民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它们对组织的国际社会的贡献极大，这一点不用我去说，更不用我去强调了。

54 个创始会员国中，有 20 个会员国是属于拉美集团的。必须承认它们在早期对本组织所起的决定性影响。这些国家在促进非殖民化进程中是十分积极的。拉丁美洲集团——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是这项事业的维护者，因为它曾经吃过殖民化的苦头。我国也曾经沦为殖民地，我们也曾经为国家的独立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殖民主义在拉丁美洲领土上的最后残余之一昨天消失了。自 1833 年以来，我国一再坚持我们的权利要求。我们的要求不仅得到联合国决议的支持，同时也赢得了刚刚结束殖民时代的各个新兴国家的支持。

尽管本组织作出各方面的努力，尽管我国进行了艰巨而细致的工作，但是由于联合王国采用了捉摸不定的战术，耍弄了浪费时间的花招，结果时间过去了，而随着时光的消逝，带来的只是连续的挫折。尽管阿根廷提出过许多可供选择的办法，尽管我们对谈判存有幻想并采取了灵活性，也依然无济于事。

两天前，我国常驻代表曾在会上提到，我国曾在1971年主动表示愿意并准备向该岛居民提供通讯方面的方便，并做出其他让步。正如联合王国代表昨天所说，这个会议厅完全可以容纳得下这1,800个居民。他们曾经是而且现在依然是阿根廷经常关心的。这个问题已引起阿根廷的注意，我敢冒昧地说，他们从未从他们的“祖国”受到过这种应有的尊重。阿根廷一直十分注意尊重个人权利和人身尊严。

昨天，阿根廷声明，它的立场对该岛现有居民并无任何侵犯之意，他们与被我们的解放战士所解放的国家一样，个人的权利与生活方式——我要强调这一点——将受到同样的尊重。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动用军队，但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扰乱岛上居民。恰恰相反，他们将保护该岛上的机构和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一部分。这是阿根廷政府对国际社会的最庄严的保证。

联合王国把马尔维纳斯群岛上存在居民作为其在这些岛屿上保持殖民统治的借口。但我请问诸位理事：那么在南桑维奇或南乔治亚群岛搞殖民统治的借口又是什么呢？我听说——伦敦《泰晤士报》在3月29日的一篇社论中也是这么说的——据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提供的资料，当地居民是海豹，根据国际法现行规定，海豹不享有自决权。

鉴于我国开辟了交通，看来英国政府对居住在这些岛屿上的居民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造成的孤立状况并不是太关心的。

我不想详细阐述由于阿根廷主动提供方便而导致生活水准变化的情况。正如我国总统说过的那样，我们愿意保证该岛居民的一切个人权利。但是我们不能允许任何人利用这1,800名人，把他们作为神圣写入国际法的“居民”。

在前几次发言中，我们已经谈过这部分人员的特

点，但是，我在这里必须再谈一遍。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人员系英国政府官员，而且许多人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公司，福克兰岛公司的雇员。这是一个不合时代的公司，是拥有十八世纪专利证的殖民公司之一，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贸易分公司；关于这一方面，历史已提供了各种例证。

正是那些外国人，他们最坚决和一贯反对英国政府采取行动，因为那些外国人在该岛有利益，有贸易和殖民利益，但是没有任何其他权利。

对于英国政府的顽抗态度，我已在发言中指出过。这种态度必然会带来紧张和困难。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已不止一次地受到顽固的殖民主义势力的威胁。

在另一次发言中，我们曾经提到过1976年的沙克尔顿号事件。尽管我对引证这一事件感到遗憾，我还是希望强调一下，因为这个事件是美洲委员会的决议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决议指出：

“美洲海域上出现外国军舰，以及英国政府宣布他们派遣其他舰只，这些不但威胁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而且也是公然违背不干涉的国际准则的。”

看来这段话在今天也是同样适用的。

关于前面提到的事件以及我刚刚谈到的直接造成目前形势的这一事件，不仅我国常驻代表在发言中已经提及，而且在作为文件S/14940分发的我国政府1982年3月1日致安全理事会的信中也已经提及。

那次事件是严重的，但是联合王国加剧了这次事件的严重性，因为它派遣军舰进入这个地区，显然是企图进行威胁，这实际上是对我国和这个大陆的威胁。因此，我刚才宣读的美洲委员会关于沙克尔顿号事件的声明在1982年依然是完全有效的。

我早就说过，联合王国进行军事准备和向该地区派遣军舰，正是阿根廷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利而采取必要行动的理由和根据。

有些代表团在会上指出，我国政府对这一事件操之过急。关于这一点我请安理会去判断。但是我必须指出，我国最尊重和平解决办法，因此，它对一个殖民国家占领其领土达150年之久的状况始终采取容忍

的态度，对于这样一个国家，似乎很难把它说成行动操之过急吧！阿根廷一直以明智、耐心并富于想象力的态度就其长期提出的要求与联合王国进行谈判，但是联合王国对此丝毫没有表示出一点灵活性，也没有提出一个公正的建议。此外，我们还在这个会议厅里被谴责为破坏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三项和第四项的规定。宪章上没有一项条款可以被解释成以下这种意思：因宪章通过前发生的不法行为所造成的并在宪章普遍生效期间继续存在的局面可以合法化。在1982年的今天，决不容许用本组织的宗旨来证明发生在上个世纪的公然违背今天已列入国际法的原则的行动是合法的。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赞颂以非殖民化为代表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然而在我们赞颂和参加这个进程的同时，我们遭受的挫折却与日俱增，因为事实证明联合王国是不准备从它所占领的阿根廷领土上撤走的。我在发言一开头曾提及历史进程，而新兴民族介入国际政界以及国际社会的变化正是历史进程的结果。这是一股确实存在的力量，不结盟运动的建立就反映了在国际秩序中存在着这股力量。我国于1973年就参加了不结盟运动，而且还是一名积极的成员。对于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公正现象来说，不论这种不公正现象是政治性还是经济性的，该运动起到了促进作用。正如我国常驻代表已经说过的那样，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一再确认阿根廷是正义的，并承认我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拥有主权；它们早就指出，自决原则不适用于我早已说明的由于特殊历史原因所造成的这种情况。

联合王国的代表说，他怀疑是否能与我国代表就历史变迁达成协议。那是可能的，但是看来我们难以否定这种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正如联合王国所承认的那样，阿根廷政府从未侵犯过任何外国领土。我国总统坦率地指出：

“为了维护我国的尊严，在不带来仇恨或痛苦、但竭尽我们一切正义力量的情况下，我们已收回了我国的一部分遗产”。

联合王国政府对我国就不能说这样的话。

除了我们今天关切的这个问题以外，美国远征军

还在1806年和1807年攻击并暂时占领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及其郊区，这个历史事实不可能是众所周知的。在两次侵袭中，美国军队都被阿根廷人民所击退。1840年和1848年，联合王国政府组织海军对阿根廷共和国进行封锁。只要回顾一下历史事实，人们就会惊奇地注意到，另一个殖民主义国家——法国，早在1848年就参与了这种殖民主义冒险活动，因为它也参加了我所提到的那一年的封锁勾当，而这样一个国家却让它的代表昨天大肆嘲笑殖民主义立场。

以上发言是为安理会提供背景情况。然而，我还是要提及安理会全体理事国所熟悉的一些事。

昨天，法国在提到马尔维纳斯群岛时，竟然使用英文名称，却无视大会有关决定。该文件规定：在提及该群岛时，应同时使用两个名称，即马尔维纳斯群岛和福克兰群岛。法国代表及本组织的法语国家的代表们不可能不知道，马尔维纳斯这一名称出自布干维尔从圣马洛群岛到该岛的那次著名的航海旅行。后来，是西班牙人将它拼写成“马尔维纳斯”的。

我不敢说，造成这种历史性语言错误可能是意识形态或政治方面的微妙因素，但是我提起它是因为这种错误是令人惊奇的。

我所提到的某些情况是众所周知的：阿根廷历届政府都是本着和解精神并抱着坚定决心来谋求用和平方式解决我们与英国之间的争端的。此外，大家都知道，我国政府不得不多次劝阻阿根廷社会某些部门，因为它们认为，既然英国社会置之不理，那么采取其他手段是不可避免的。最近的事件已证实了我们对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态度，而且我们已提供了一切保证和保障措施来维持该岛的新的和平状态。我在这里再一次告诉英国政府，我们随时准备并愿意与它进行谈判，听取它的立场。但是我们必须在此明确表明，该岛从现在起在和平问题上可能出现的任何变化或破坏现象将完全由联合王国负责。

有些情况各理事国不一定十分了解。虽然经过长期谈判，但由于英国的反对，谈判毫无成果。因此，阿根廷政府最后建议起草一份书面文件，以便定期召开会议，并组织谈判，从而使我们能够朝着谋求一项和平、体面和公正的解决办法迈进。因此，我们向英国

使馆提交了一份文件，以便在1982年2月4日举行的会议上审议，并明确、正式、迫切地要求在这次会议上给予答复。英国代表团表面上始终真诚赞成召开会议，但对我们提出的迫切要求却不予答复。我们要求会议确定一个答复的日期，但这个问题一直未达成一致。我们要求在3月底以前给予答复。英国方面告诉我们说，它们可以考虑，但3月底以前给予答复是不可能的。

我要告诉诸理事国，当听到所有答复都是“不”时，阿根廷感到极其失望、悲观和沮丧。然而，尽管遭到英国方面的抗拒和莫名其妙的反对，但是阿根廷政府还是主动提供了一份新闻稿，我们认为这份新闻稿是十分重要的。现在我向大家宣读：

“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代表在2月举行的纽约会议上审议了阿根廷的建议，目的在于建立月会制度，在最高级官员主持下，预先确定议程和会议地点。这类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尽力加快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以便在承认阿根廷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问题上达成一致，从而在一定时限内取得实质性结果，而在谈判的现阶段中，这个时限势必短一些。

“阿根廷在联合国有关决议的范围内，以耐心、诚恳和真诚的态度与联合王国进行了长达15年之久的谈判，以便就该群岛主权的争端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这种新制度是一种谋求迅速解决争端的有效措施。

“然而，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如果英方不作答复，那么阿根廷将保留制止这项制度生效的权利，并根据其本身利益自行选择它认为最适合的程序”。

这是对英国代表的预先警告。然而，除了英国船只“耐久号”到过乔治亚群岛和卡林顿勋爵的一个照会外（照会条款，由于种种原因我不愿谈及），我们过去没有，直到如今依然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现在我想谈一下联合王国提交的决议草案。很有意义的是，这些条款与22年前在这个会议厅里就果阿问题提出的条款完全相同。当时，葡萄牙坚持要对果阿实行殖民统治，结果却自取灭亡而产生了一个新葡

萄牙。那项决议企图否定印度的领土权利，正如眼下这项决议，企图否定我国的正当权利一样。那项决议草案纯粹是一种辩护，是要继续保持殖民主义，因此安理会未予考虑。

联合王国是这场争端的唯一的另一当事方，是提交安理会审议的决议草案的唯一提案国。这也是奇怪的事。为了否定我国的领土完整以及我国对该群岛拥有的权利，联合王国要求阿根廷撤走为了维护国家主权而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军队。既然联合王国是用非法的武力行为占领这些岛屿的，那么它在过去149年中为什么不遵照它今天所援引的这些原则而撤军呢？这样不就可以避免这场看来使它忧虑深重的冲突了吗？

显然，我对联合王国提交的决议草案是有异议的，但我愿表明，有一点我是同意的。阿根廷共和国没有威胁任何一国；阿根廷共和国没有对任何一国采取侵略行为或抱敌视态度。我们丝毫无意对任何国家采取武装对峙。我们随时准备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谈判。我要重复一遍：除了主权问题以外，我们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就与联合王国的任何分歧进行谈判。主权问题是不容谈判的。

我们对我们的权利受之无愧，我们将坚定不移并慎重地维护我们的权利，直至合理和平地得以解决。既然正义显然在我们一边，煽动情绪是无济于事的。我们的政策，阿根廷的政策历来是崇高的，和解的，谨慎的，而没有证据能证明它是出尔反尔的。我深信，它决不会失去这点本色。

主席：下一位是巴西代表发言。现在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发言。

布埃诺先生（巴西）：先生，首先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你表示感谢，并通过你向安理会其他理事国表示感谢，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参加安理会的辩论。此外，我还要代表我国政府对你——一个来自友好的非洲国家的杰出代表——主持安理会工作表示满意。你的外交品质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深信，你将在这个历史的动荡时刻，以你向来具有的才干成功地主持安理会工作。同时，我国代表团还要祝贺柯克帕特里克大使，祝贺她以公正和出色的方式主持安理会3月份工作。

我遵照我国政府的指示，就我们巴西深为关切的问题在安理会作这次发言。

众所周知，而且正如我们的姐妹国阿根廷共和国大使在几天前发言中所说的那样，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领土争端中，巴西政府始终支持阿根廷政府。一个多世纪以来，阿根廷一直为该岛主权问题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交涉。我国自1833年起，便一直对我们的姐妹国阿根廷共和国持支持态度和原则立场。

巴西政府深感遗憾的是，和平解决争端的谈判至今没有取得成果或取得成功。毫无疑问，那是我国寄予最大希望的，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所希望的。

巴西政府正以关切的心情，密切地注视着这个地区的事态发展。此时此刻，巴西要向阿根廷共和国和联合王国——这两个国家一向与我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发出呼吁，希望两国采取克制态度，避免采取任何容易进一步加剧存在于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的行动。

我国政府希望阿根廷与英国之间能够实现和解，这两个国家都与巴西有着密切的友好关系。

主席：我感谢巴西代表对我说的美好的话。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约旦与阿根廷共和国保持着密切的友好关系，很多阿根廷公民都来自我们这个地区，他们是忠诚的阿根廷人。我们与联合王国也一向保持友好关系。

约旦没有任何企图，但作为安理会的一个理事国，最首要最庄严的义务是，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条款。这些原则和条款体现了法治，指导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明确禁止在解决争端中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

安理会主席深刻意识到这一事实，因此他在星期四代表安理会宣读了一项协商一致的声明，敦促双方不要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而要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其中说到：

“安全理事会铭记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保护……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对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地区的紧张局势表示关切。为

此，安全理事会呼吁阿根廷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在目前时刻尽量克制，尤其要避免在这一地区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并继续寻求外交解决。”
〔S/14944〕

令人遗憾的是，就在第二天，即1982年4月2日星期五，传来了不祥的令人悲痛的消息：友好的阿根廷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已侵入并占领了南大西洋的这个有争议的岛屿。

在本主席代表安全理事会发表的这项声明中，安理会注意到，

“联合国秘书长已于今天早些时候会见了联合王国代表和阿根廷代表，再次呼吁双方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同上〕

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不是要对双方历史上的权利要求和反诉作出判决。如果我们不能做到明白无误和毫不含糊地声明，阿根廷入侵该岛的行为是我们大家立誓捍卫的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所不能容许的，这对联合国宪章将是最大的虚伪和背弃。

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一个成员，约旦支持不结盟运动所认为的阿根廷的正义的、历史的要求。在新德里、哈瓦那和利马以及在其他讲坛上都重申过这一点。但是，不结盟运动的一贯立场是，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是不允许的，是违背联合国宪章以及不结盟运动的原则的。如果不结盟运动违背了普遍适用的联合国宪章，它就会失去其道义上的力量。在支持非殖民化和自决的目标以及对可用来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所采取的立场中间不存在任何矛盾。

这里，我想向安理会提一下非殖民化委员会主席所作的关于马尔维纳斯事态的一篇发言。他在发言中强调，必须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以寻求一种解决办法。大会在其第二十八届会议上通过的1973年12月14日第3160（XXVIII）号决议中对谈判长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双方政府：

“……遵照大会有关决议的规定，立即进行谈判，以便结束这种殖民地情况；”〔大会第3160（XXVIII）号决议〕

情况既然如此，无需对长达 150 年之久的论战的是非曲直作出任何重要的评价。约旦不得不支持联合王国提出的决议草案的所有条款。我国希望和恳求，阿根廷和联合王国这两个友好国家将进一步努力，以实现和平解决，并恢复两国之间的传统的和睦和友谊。阿根廷的外交部长或常驻代表事先竟没有向安理会提出申诉，以提醒安理会注意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以便在诉诸武力之前能及时地采取行动，这一点确实是令人惋惜的。

中东对以色列完全无视联合国宪章进行入侵的用意是再清楚不过了。这种行为实际上破坏了国际法，给整个世界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西堀先生(日本)：我国政府非常忧虑地获悉，昨天清晨，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使用了武力。秘书长于 4 月 1 日发出呼吁，要求双方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我们衷心支持这一呼吁。同一天，安全理事会主席根据其理事国的一致愿望，也呼吁双方尽量克制，要求不要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并继续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外交途径。尽管秘书长和安理会主席发出了呼吁，阿根廷还是采取了行动。当我们听到阿根廷使用武力的消息时，我们不得不表示极大的遗憾。

我国政府严肃认真地关心着这一事件，这不仅是因为日本对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在南大西洋某些岛屿上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实质所采取的立场，而且还因为其中一方所凭借的手段完全违反了我国政府的基本观点。阿根廷的行动违反了不使用武力的原则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这两项原则是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在这一点上，联合国宪章和日本国宪法显然是相同的，这是由于它们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制订的。

众所周知，我国政府把不使用武力的原则视为外交原则之本。日本国宪法永远不把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手段。正如我们在各种讲坛上所强调的那样，我们认为，这不仅是联合国宪章的最基本原则之一，而且是国际社会不得贬低的一般国际法的最重要准则之一。换言之，不使用武力的原则是国际法的一个绝对准则。所以，我们对违背联合

国宪章、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和为了任何目的使用武力表示反对。

阿根廷的军事行动显然是违背这一原则的，它们的行动扰乱了和平，加剧了南大西洋地区目前的紧张局势，因而使得和平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更加困难。

我国政府殷切希望立即停止对这个有争议的岛屿采取敌对行动。作为一个与阿根廷和联合王国都友好相处的国家，日本敦促尽快恢复双方之间的外交谈判。为了扭转眼前的局势，安理会首先必须采取迅速而有效的行动，并应继而考虑进一步促进双方会谈的措施，以便使这个问题真正得到长期解决。

利钦斯坦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与你一样，对我们的朋友阿根廷外长和巴拿马的外长表示热烈的欢迎。安理会于星期四晚上开会并听取了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就南大西洋局势发表的紧急呼吁。会上，我们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一起表达了我们的关切，并要求两国政府克制，继续寻求外交解决。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秘书长和我国总统都发出了呼吁，现在局势还是恶化了。正如我们在安理会的许多场合下就阿根廷采取的行动所再三申明的观点一样，我们认为，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太令人遗憾了。这种做法不会使争端得到合理和永久的解决。

所以，我们打算对该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英国政府特别希望找到解决这一争端的办法，因为涉及这一争端的两国政府都是我们的亲密和珍贵的朋友。我国政府继续准备支持解决这个问题的任何建设性办法，并敦促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当然，我们已向双方表明，我们准备尽一切努力帮助把双方尽早地召集在一起，以促使这个争端得以和平解决。

主席：我谨通知安理会诸理事国，我收到了玻利维亚代表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安理会有关本议程项目的讨论。我提议，按以往惯例，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并经安理会一致同意，邀请这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如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邀请，奥尔蒂斯·桑斯先生(玻利维亚)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下一位是玻利维亚代表发言。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奥尔蒂斯·桑斯先生(玻利维亚)：主席先生，首先，感谢你给我在安理会发言的这一机会。我的发言是为了就引起这场辩论的事件阐明玻利维亚的立场。

这些事件已使一场进行了150年之久的国际论战进入了关键阶段，不解决，就会威胁世界和平。

这一争端起源于英国1883年1月对马尔维纳斯群岛——阿根廷共和国合法的和无可争辩的领土和财产的一部分——的武装占领。在以后的150年中，阿根廷一直不断地要求归还这些岛屿。

我们一贯在专门致力于维护和平的一个世界机构内谈这一问题，无论是这次还是任何其他冲突，我们都要求以和平协商的方法加以解决。然而各国要进行协商的愿望往往成了泡影，因而使一种反常的局面长期延续下来，这种局面影响着各国的主权，并有损于它们的最合法利益。

令人遗憾的是，不得不承认，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在阿根廷争取收回这些岛屿所进行的长期和正当的努力中，国际上已经出现了这类性质的挫折。

许多年来，玻利维亚在所有机构中都一直强调它坚决支持阿根廷的要求。在这方面，它赞同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几乎一致的立场，即原则上反对某种坚持不合时代要求的不可接受的殖民主义形式。玻利维亚重申这一立场，我们希望大家采取克制和明智的态度。然而我们必须指出，阿根廷政府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路线是无可指责的，正如国际社会有义务用一切正当手段促使重新确定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也是无可指责的一样。

这是维护南大西洋和平的真正途径。

主席：下一位是秘鲁代表发言。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卡列·卡列先生(秘鲁)：秘鲁代表团感谢安理会诸理事国给予的参加辩论的这一机会，这场辩论是由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4月1日的信件(S/14942)引起的。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的主席。我们今天在安理会开会的目的是要就这个棘手的问题进行辩论，我们对你指导这场辩论的聪明才干深信不疑。

今天，秘鲁代表团在会上发言，是要重申秘鲁在联合国和不结盟运动中就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的正义要求所给予的充分支持。

必须铭记的是，造成这种困难的基础和根源在于占领、掠夺，并向一块属于外国主权的领土进行移民。

一个半世纪以来，合法的主权国家要求解决阿根廷这些岛屿的归属问题，然而至今没有得到解决。我们认为，这实质上是一种殖民地情况。根据联合国通过的关于非殖民化的各项决议的精神实质和文字，尤其是大会第1514(XV)号、2065(XX)号和第3160(XXVIII)号决议，特别是在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的精神，这种状况在若干年以前就应该解决了。

此外，秘鲁始终与不结盟运动所特有的统一和协调行动——其基本原则之一是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保持一致。它承认阿根廷的正义要求，承认阿根廷有把争议中的这些领土收回主权的无可非议的权利。实际上，不结盟国家对阿根廷的支持最早是在1975年8月在秘鲁首都召开的外长会议上提出的。以后，在1976年在科伦坡召开的第五次各国首脑最高级会议上通过的政治宣言中，在1978年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外长会议的政治宣言中，在1979年在哈瓦那再次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上，以及最近在1981年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上，都一再重申了这一立场。

秘鲁为与联合王国政府和阿根廷一向保持友好和合作关系表示自豪。它呼吁它们转向对话和谅解，以便根据双方的利益，特别是阿根廷的合法权利最终求得这个问题的公平解决。

我国代表团认为，马尔维纳斯群岛当前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是造成美洲灾难深重的起因，从13个北美殖

民地独立一直到最近伯利兹独立，美洲人民始终参加了广泛而英勇的反殖民斗争。

在我结束发言以前，我想宣读一下秘鲁外交部今天上午发表的公报。其行文如下：

“关于阿根廷共和国和英国之间所发生的事件，秘鲁外长声明如下：

“第一，根据已神圣写入联合国各项决议的非殖民化进程，秘鲁已多次并于今天再次重申，它支持阿根廷共和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

“第二，秘鲁坚持其下述原则立场：应当通过已生效的条约规定的办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第三，秘鲁政府相信，阿根廷共和国和英国之间的争端将会尽快得到解决，作为秘鲁朋友的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和平将完全得到恢复。”

主席：我感谢秘鲁代表对我的热情表示。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阁下，对你担任安理会主席的职务，我向你表示祝贺。你来自一个非洲国家，是非洲统一组织主席团的一名成员，因而也是不结盟运动主席团的一名成员。你的国家是一个具有反殖民主义传统的国家，所以，由你主持今天这个必然会讨论殖民地情况的会议，我感到高兴。

此外，我还要向上月份主持安理会工作的美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她以她特有的献身精神和才干尽了主席的职责。

既然这一问题对拉丁美洲的未来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因此巴拿马也想说几句话。阿根廷共和国外长尼科拉斯·科斯塔·门德斯先生如此英明地提出的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殖民地问题，一个来自大陆以外的老牌殖民帝国一直霸占着这个岛屿，这种状况与美洲大陆及其信念、信仰以及生活方式是格格不入的。

在审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清楚地记得联合国在通过旧金山宪章时所制定的目标。我们知道，这个目标就是，尊重各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权利，尊重各国要求不受外来干涉保持领土完整的权利以及

最终在公正原则基础上实现和平与安全的权利，以便建立一个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制度。

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如果我们试图选定一种明确和正确的观点，则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并把这个问题放在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大会第1514(XV)号决议的适当范围内，交给联合国各会员国、特别是那些经历了殖民奴役以后本该过独立生活的会员国判断。该宣言承认，世界各国人民强烈希望消灭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其中一个论点对于维护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和谐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大会在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或许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宣言中表示深信，

“殖民主义之继续存在妨碍国际经济合作之发展，阻挠未独立民族社会、文化与经济之发展，且与联合国世界和平之理想相悖”。〔大会第1514(XV)号决议，序言部分第7段〕

在其执行部分，非殖民化宣言发出了一项已成为我们各国人民生活的一部分的声明：

“凡以局部破坏或全部破坏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为目的之企图，均与联合国宪章之宗旨及原则不相容。”〔同上，第6段〕

马尔维纳斯群岛是不是阿根廷国土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是，马尔维纳斯群岛及其附属领土——南乔治亚群岛和南桑威奇群岛——历史上就是阿根廷的领土。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一个地理上的、自然科学上的和法律上的事实，我们绝不能无视这种事实，而必须本着时代的精神尊重领土完整。我们巴拿马在捍卫我们自己的权利中始终本着这种时代精神。这里所宣布的这些鲜明原则都与这份非殖民化大宪章即第1514(XV)号决议直接相关。关于各国和各国人民对它们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的永久性主权的宣言也是一项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

如果我们谈论这三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的原则，我们必然会得出以下结论，即这些原则正是决定阿根廷命运的因素，是实现其自决的因素，通过行使其主权和其全部管辖权，能够对马尔维纳斯群岛——所有那些岛屿的总称——实施那些原则，能够把它们

的自然资源用来为这些国家的人民以及这个地区谋利益，并能有助于建立要求在穷富国之间建立更合理的经济关系的这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拉丁美洲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实际上正是不结盟国家所采取的立场。

说到这里，我想谈一下拉丁美洲采取的这种支持立场。我代表我国，代表历来对姊妹国阿根廷共和国表示强烈支持并与之休戚与共的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在这里发言。

正如外交部长科斯塔·门德斯所说，马尔维纳斯群岛是联合王国在1833年用武力占领的。当时，我国刚获独立不久，正在为巩固和加强独立而战斗。不久以前，巴拿马庆祝了西蒙·博利瓦尔倡导举行的巴拿马同盟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宣布了一项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来说非常重要的原则，并宣布必须制订一项联盟或联邦条约，以便为保卫我们的领土和保护拉美各国免遭任何外国的占领或控制奠定基础。这就是说，宣布一项具有反殖民主义性质、旨在建立能赋予拉丁美洲一个统一和一体化结构的法律机构和体制机构的声明。这段历史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些原则没有得到执行，拉丁美洲不得不为这个统一和一体化的目标而战斗。

但是，当任何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从博利瓦尔主义，也就是巴拿马主义来看，无论中美洲国家、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国家还是南美洲国家——受到外国干预或殖民地控制的威胁的时候，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都会深感忧虑。当我说国家的时候，我讲的是人民，我讲的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永久价值，这种价值大大超越了某些政府昙花一现的价值，高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因为这是深深埋藏于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心中的感情。

因此，如果问题出在中美洲，整个拉丁美洲都得关心这些问题，就象现在问题出在南美洲，我们都关心这个问题一样。我们要声明：我们将与阿根廷充分保持团结一致，并支持阿根廷的要求，这种团结一致不是随便说说而已，而是基于权利、法律和道义上的考虑。

当我说拉丁美洲已表示支持阿根廷的时候，恰恰

是因为大会决议确定了实行马尔维纳斯群岛非殖民化所应采用的方法。它要求联合王国与阿根廷就实现这些群岛的非殖民化的手段进行谈判，因而尊重和恢复阿根廷对这些群岛的主权。这项决议是拉丁美洲支持的产物。

在大会审议马尔维纳斯局势时，有15个拉丁美洲国家为这项决议的通过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些国家是：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智利、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乌拉圭和委内瑞拉。但是，除了我刚才点名的15个国家以外，各理事国在这些会议上已听取了诸如巴西这样重要国家的发言，表示它们支持恢复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

在前几天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阿根廷正在入侵马尔维纳斯群岛。这是不真实的。一个国家不可能侵略其自己的领土。马尔维纳斯群岛是阿根廷的领土，所以，不能把这一情况说成是一种侵略；相反，这是阿根廷正在行使其主权的一种情况。

在这个问题上——我希望继续从谈判这方面考虑——我想从历史角度谈谈1833年出现的情况。我想谈谈巴拿马同盟会议，也想谈谈在各种历史情况下一直是重要辩论的主题的一个主义。我现在提到的是1823年门罗总统宣布的门罗主义。

从地理位置上，我们和美国同处一个地区，我们愿意与它保持和睦的和真诚的关系。但我们也认为，美国、英国和法国以及拥有殖民地的其他欧洲帝国——这与美国的情况不一样：美国曾是一个殖民地，尔后从英国统治下独立出来，美国一直充满了欧洲、特别是法国当时所表现的自由思想——应当本着时代精神作出反应。

即使门罗在1823年说过，美洲的领土不易受到欧洲大国将来殖民化的影响，这能否解释为联合王国就可以进入一块邻近阿根廷的领土（实际上在同一个大陆架上），并应把这看作可以忍受的局面了呢？我们知道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拉丁美洲国家要求尊重我们的愿望和利益。所以，我们不得不调解这种局面。

博利瓦尔主义是在巴拿马同盟会议上制定的，大意是，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美洲领土、特别是拉丁美洲领土，都不易受到殖民化的影响。就这个具体事例来说，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占领发生在门罗主义公布十年之后。门罗主义是一直被人们非常尊敬地奉为崇高地产生的一个单方面的主义，它有助于确保过去的西属美洲国家泛指拉丁美洲国家的领土完整或独立不受到干扰。

1974年，拉丁美洲国家庆祝了阿亚库乔战役150周年纪念日。我们重申了我们要求自由、要求行使我们的权利和掌握我们自己的命运的愿望。我们还申明必须结束拉丁美洲殖民地状况。这些殖民地的存在是时代的错误、是荒谬的、是毫无道理的。我认为，如果说谁有过错，那不是阿根廷。阿根廷合法地行使其权利和履行其愿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致作它的后盾。

大会第2065(XX)号决议是1965年12月16日通过的。自从该决议通过以来，实际上已过去17年了。我认为，阿根廷正在为拉丁美洲办一件大事。我提请拉丁美洲各国领导人理解，为阿根廷的要求辩护这一行动正在告诫全世界：各国人民正在成熟。我们要对全世界说，再也不能搞殖民化了。我们必须把对这种想法所负的重大责任告诉我们在座的非洲兄弟以及我们的亚洲兄弟。纳米比亚再不能殖民化了；我们同意他们的这一看法。但是，在这一点上也切不要对欧洲大国有过分的要求。我们不当允许在他国领土上继续保持殖民地。

这个问题的意义比某些新闻工作者看来重要得多。他们怀疑这个问题是否非常重要。心里抱有这种怀疑完全是忽视了拉丁美洲的真正含义、真正的发展状况。

我已提到了非洲和亚洲。但是，我们的阿拉伯兄弟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也想谈谈他们还有我们的拉丁美洲兄弟。我之所以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认为有必要深入地自由讨论这个问题，以便使全世界都意识到，在非殖民化宪章通过已二十多年的今天，况且我们又举办了周年纪念活动，而联合王国殖民统治竟依然存在，甚至妄想永远霸占阿根廷领土，这确实令人不可思议。

我现在不想谈任何其他的拉丁美洲问题，因为我希望我们集中谈谈阿根廷问题。

殖民大国想维持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它们反对发起一场为发展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全球谈判，而我们至今还无法克服这种阻力。当拉丁美洲国家提出它们的权利要求时，那些过去拥有殖民地的国家和经济大国却认为是大逆不道。

1938年，当墨西哥行使其主权而实行石油公司和设施国有化时，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听到的是各种各样的谴责。但在1938年，这类不切实际的现象更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现象也是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大灾难的原因。

1961年，在亚洲——我在这里已提到过这个问题——面对着想维持一个葡属殖民帝国的不实际与不合理的欲望，印度——几年来为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已忍无可忍——在果阿领土上也行使了其主权。在这个问题上，印度也得到了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各国和各大洲的公众舆论的支持和尊敬。

巴拿马反对把使用武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但是，只有在用力反对一个民族的权利时，使用武力才是非法的。当一个国家在其自己的领土上决定行使其主权并把它们付诸实际时，不能把这看成是非法使用武力或非法使用其资源。

但是，我们不仅有果阿的例子。我还想提一下1956年发生在我们阿拉伯兄弟国家的事情。1956年，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决定占领苏伊士运河并使其国有化。当然，可能有人说他使用了武力。但是，他仅仅是在维护埃及对其领土主权的权利而已。当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军队入侵埃及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情况呢？这确实是一种侵略行径。历史表明，在许多事例中，本组织都是能够起到作用的，是能够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作用的，这是其中的一个事例。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我们大家，包括我们的阿拉伯兄弟都会忆及，美国和苏联当时都曾公开表示赞同以下看法：要求有入侵埃及的权利或采取那种在19世纪习以为常但在20世纪是完全不合时代的殖民主义措施是不许可的，也是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所以，美国和苏联当然非常重视安全理事会的意见，提

出了建议采取的措施，大体是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应从埃及领土上撤退它们的军队。

我提到这些事例，是因为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是一个殖民地问题，既然殖民主义势力在我们这个时代已没有它的地位，那么就不能允许这种局面继续下去。现在，我谈谈联合王国提出的决议草案。

该项决议草案所载的一些依据，甚至连地理名称都是令人不能接受的。在序言部分的第一段和最后一段以及执行部分第2段，都使用了“福克兰群岛”这个地名。这个地名是不能接受的。在我们已经听取了阿根廷代表和拉丁美洲其他代表的发言之后，他们还竟敢跑到安理会来，给这个岛屿的主权国家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一部分领土起了这样一个地名，这是对历史的冒犯。序言部分第二段提到了1982年4月2日发生的武装部队入侵的情况。我认为这里肯定有印刷错误。最根本的是，人们不可能说阿根廷的武装部队入侵自己的领土。该项决议草案序言部分最后一段提到破坏了福克兰群岛的和平。我重复一下，这一措辞是错误的。这个地区内能有什么破坏和平的行为？我们知道，这是阿根廷方面在行使其对自己领土的主权。我这么说意思并不是那里就不存在一种反常的局势，也不是说就不存在有人企图把一个地方置于不是真正的合法所有者阿根廷的主权之下。但是，据我们所知，到现在为止，那里还没有发生敌对行为。尽管这项决议草案这么说，事实是，该地区不存在破坏和平的问题。

但是，这种情况几天内就会出现，因为今天我们获悉，英国政府已决定派遣一支旨在进攻阿根廷的舰队。我认为，就凭空想象的阿根廷对一个月前充满和平气氛的地方进行侵略问题通过一项决议草案，这简直是一种幼稚、可笑和荒谬的做法。但是，一旦它把报纸上提到的“无畏号”航空母舰和英国其他的海军部队送到那里去了，就可能形成一种令人担心的极其严重的局面，以至很可能在美洲大陆和世界上引起巨大的骚动，这将给各国公民带来痛苦和困难的局势。我认为考虑到这一点是有必要的。我说会带来痛苦和困难的局势，是因为这些事件是不能控制的，但可能会在所有拉丁美洲人民中，无疑也会在世界其他地区人民中引起反响。在19世纪中叶，联合王国不可能以

这种办法插足这个地区。只要看一下地图，就可知道该地区属于一个已列入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的安全地区。这是主要问题之一，因为美国经常提到这项条约，它在谈论目前这种单凭发表要求克制与和平的呼吁不能解决问题的局面时应当考虑到这项条约。我们在这里要做的事情是要求制止反对阿根廷行使其主权的一种侵略局面。正是这种局面，现在将出现。

出于对安理会本身的尊重，我们不能同意这项决议草案，因为它把破坏和平归罪于阿根廷。我们认为，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在那里看到——正如公开宣布的——一支由“无畏号”航空母舰率领的英国舰队。如果我们考虑到了这点，把这项决议草案交给我们审议就完全不妥当了。

要是马尔维纳斯群岛是阿根廷自己的领土，安全理事会怎么能让阿根廷的部队从那里撤出来呢？我认为，安理会应当要求联合王国就体面地撤退和建立友好合作关系问题与阿根廷进行谈判。我们希望的就是这个。

我们与英国有良好的关系和友谊，我们作为拉丁美洲的一个姊妹共和国与阿根廷有历史上的联系。我们认为，世界应当和平，但必须在纳比亚、拉丁美洲以及在世界上可能出现殖民主义局面的一切地方结束殖民主义。

在我结束发言以前，我将提出一项我认为比较符合现实的决议草案。我认为这项决议草案写进了一些这次辩论中所发表的、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代表所发表的十分重要的看法。以下是我荣幸地提交给安理会的决议草案。

“安理会，

“听取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对阿根廷最近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地区采取的行动的申诉，

“注意到阿根廷共和国常驻代表1982年4月1日的信件(S/14940)，

“听取了阿根廷共和国外交和宗教部长的大意为由于存在具有殖民主义性质的问题而出现的局势的发言，

“考虑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群岛意欲永远非法占领和永远进行殖民统治，这不仅影响了阿根廷共和国的领土完整而且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忆及联合国大会 1960 年 12 月 14 日第 1514 (XV) 号决议、1965 年 12 月 16 日第 2065 (XX) 号决议、1973 年 12 月 14 日第 3160 (XXVIII) 号决议和 1976 年 12 月 17 日第 31/49 号决议，

“铭记 1975 年 8 月 25 日至 30 日在利马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中所载有关马尔维纳斯问题的段落；1976 年 8 月 15 日至 19 日在科伦坡召开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1978 年 7 月 25 日至 30 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1979 年 9 月 3 日至 9 日在哈瓦那召开的不结盟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以及 1981 年 2 月 9 日至 13 日在新德里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

“1. 紧急呼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停止其敌对行动，制止任何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以及在使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群岛非殖民化中与阿根廷共和国合作；

“2. 要求两国政府为结束目前的紧张局势、充分尊重阿根廷对这些领土的主权以及它们的居民的利益而立即进行谈判。”〔S/14950〕

这就是这项决议草案的案文，应把它翻译成安理会的所有工作语文，并应是我们研究和审议的主题。它与我所描述的局势以及发生在南大西洋的事态发展相一致。庞大的英国舰队将使我们面临一种危及整个拉丁美洲并使这个地区处于骚乱的痛苦之中的局面。对参加美洲体系各国所处的地位必须有一系列明确规定。总而言之，目前的局面是违背时代潮流的。在批准联合国宪章和非殖民化宣言之后，再也没有任何理由使这种殖民主义的问题拖延下去了。

如果那些认为自己处于实力地位的国家担心这些谈判会拖而不决，那么，当代世界的情况已有变化了。现在，我们的人民有非常明确的抱负，并清楚认

识到自己的命运。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在拉丁美洲，任何一国政府都把这个问题置于所有其他问题之上。无论谁对阿根廷共和国发动进攻，所有拉丁美洲国家便会立即群起讨之。从里奥格兰德到与墨西哥交界的地区、在加勒比、在中美洲、在整个亚马孙地区和安第斯地区，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将对任何侵略阿根廷共和国的行径作出反应。

我请求审议我代表我国政府提出的这项决议草案。我重申，它与在这里发表的拉丁美洲各国所表达的观点和立场是一致的。我们希望，英国领导人应以明智和通情达理的态度为重，以便能与阿根廷共和国的领导人——我深信他们非常了解他们的责任——一起找到适当解决这种局面的办法。正确的办法是，以避免敌对行动、流血或经济崩溃这样一种方式找到恢复阿根廷主权的手段。

鉴于我已提出这项决议草案，我请求现在暂时停止辩论，以便秘书处能把这份文件翻译成所有的工作语文并分发，然后，安理会可在适当的时候再开会。

主席：我感谢巴拿马外交部长对我的一番友好表示。

巴拿马外交部长提出了暂停会议的动议，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3 条，我请联合国代表发言。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联合王国）：不久前，我向安理会提出，要求在本次辩论中最后发言，以便对阿根廷共和国外交部长提出的某些观点给予答复，并提出建议。

如果安理会在我们审议巴拿马外交部长的提议之前给予我发言权，我当深表感谢。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只希望提醒大家注意暂行议事规则第 33 条规定：

“对于任何请求暂停会议……的动议，应不经过辩论，就加以决定。”

主席：报名发言的还有许多人，其中包括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代表。但是，巴拿马外交部长已经提出了休会的动议；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3 条，应当优先考虑这项动议，并立即付诸表决。

根据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提出的要求，如果安理会认为休会的动议是合适的话，那么我就把这个动议付诸表决。

多尔先生(爱尔兰)：我只想就程序问题和澄清问题发表意见。在进行表决以前，我想了解我们要表决的是什么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我们打算休会呢？这是一种定时性的休会还是实际上是为了起草一份决议草案？如果是后者，那么就要限定一个时间，也就是说，当草案完成时，我们将复会并听取其他人的发言，当然包括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

因此，我的意思是要解决程序并澄清问题，就我们在表决之前应该知道到底要表决什么问题而言，

主席：据我理解，巴拿马代表已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必须把它翻译成安全理事会的各种正式工作语文，以便分发全体理事国，并对它作出决定。因此，这就是巴拿马代表提议休会的实际理由。

如果安理会决定休会，我们可以休会，然后再继续辩论并听取其他代表的发言。

但是眼下，我们可以就休会的动议作出决定。

德皮内斯先生(西班牙)：我想知道，秘书处要花多长时间来翻译这项决议草案。休会两小时够吗？我想那样对我们大家都有利。

主席：我估计，秘书处可能需要两个小时才能把全部文件准备出来。现在我希望回到暂行议事规则上来，其中规定：对休会的动议必须立即作出决定。

因此，我把休会的动议付诸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中国、爱尔兰、日本、巴拿马、波兰、西班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反对：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圭亚那、约旦、多哥、扎伊尔。

乌干达未参加投票。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7票赞成、3票反对、4

票弃权。安理会的一个理事国未参加投票。动议未通过。因此，我们将进行辩论。

我谨告知安理会诸理事国，我收到了巴拉圭代表的一封信。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安理会有关本议程项目的讨论。我提议，按以往惯例，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经安理会的一致同意，邀请他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如无异议，会议决议如上。

应主席邀请，冈萨雷斯·阿里亚斯先生(巴拉圭)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下一位是巴拉圭代表发言。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冈萨雷斯·阿里亚斯先生(巴拉圭)：主席先生，我对你及安理会其他理事给我机会参加本议程项目的讨论表示感谢。你的才干和智慧为我们的工作得到正确指导提供了保证。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简要地谈谈我国代表团的看法。首先，我要着重强调以下事实，即我们与我们的兄弟邻国阿根廷共和国长期友好相处。我们也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我们始终并继续坚持认为，国际争端必须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应当避免任何用武力的方式。尽管阿根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做了各种尝试和努力，但是阿根廷长期以来对这种殖民局面提出的控诉石沉大海。

我已说过，阿根廷共和国为实现和平解决竭尽全力。但是，所有努力都付之东流，这是因为争端的一方即联合王国不予答复。众所周知，马尔维纳斯群岛是阿根廷领土的一部分，由于英国的侵占，长期来造成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殖民地局面。

鉴于这种事实，而且正如阿根廷外交部长科斯塔·门德斯先生阐明的那样，阿根廷没有侵犯外国领土，而仅仅是合法地收复其被侵占的国土而已。

我国有着热爱和平的传统，而它们和为贵的气质已使它在国际战争两度丢失自己的领土。尽管这样，这两次争端还是通过和平方式得到了解决。我们也已获悉，阿根廷政府愿意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以便永远结束存在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这种殖民地局面。阿

根廷对这些领土拥有主权是无可置疑的。所以，在表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一致立场时，我们也要求用一种和平方式解决这一争端，这就是说，这种方式必须有助于达成一项合理、体面与和平的协议，从而能够使阿根廷的领土正式得到收复。

主席：联合国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联合王国）：正象阿根廷代表所声明的那样，我也无意与他进行论战，我国政府也无意破坏南大西洋的和平。我只想在这个时候在讨论中提出一些看法。

首先，我想回头谈谈我在两天前要求安理会举行紧急会议的原因。这决不是——我再说一遍，不是——要对英国与阿根廷共和国之间在南大西洋岛屿的归属问题上长期存在的争端争一番谁是谁非。这决不是我的意图。两三天前，秘书长召见了，这是出于他的主动，同时也是引起他注意的新闻报道所致。他向我表示，要求我国政府对于在他看来刚刚出现的严重局势采取克制态度。就在我与秘书长谈话之后不久，我就得到我国政府的通知，阿根廷即将对福克兰群岛发动武装进攻。因此，我就采取了要求安理会主席立即召开会议的步骤，这种做法对英国政府来说是异乎寻常的。我要求安理会召开会议的唯一意图是，由安理会出面来防止和制止任何武装力量的威胁，并让安理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使日益危险的局势得以缓和。这就是我要求安理会举行会议的唯一目的。

正如在这次会议上多次提到的那样，你，主席先生代表安理会在当天晚上发出呼吁，一致要求双方克制，放弃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翌日早晨，我国代表团极其遗憾地获悉，阿根廷方面竟无视这项呼吁，它们的武装部队已入侵福克兰群岛。

我要求安理会举行第二次会议的目的与长期存在于我国和阿根廷共和国之间的问题的是非根本无关。它与是非曲直决无关系，完全是针对这次武装入侵而要求这样做的。这就是我要求安理会举行第二次会议的原因。

我想继续就阿根廷外交部长在其发言中提出的某些论点谈一两点看法。

我想我可以这样说，他认为数天前，或甚至早在两、三周以前在南乔治亚岛发生的事件是造成目前危机的直接根源。

我认为这种论点是不能接受的。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是一个我们联合王国政府认为解决10个废钢铁收购商非法登上南乔治亚岛的问题。我们无意用武力来解决这种事。如果联合王国政府把那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提交安全理事会来讨论，那一定是荒谬可笑的。我们深信，我们一定能够与阿根廷共和国政府一起用和平方式解决这件事。不过我不能设想这个小小的事件如何能够证明武装入侵距离10个废钢铁收购商所在地800公里有居民居住的岛屿的行为是合理的。

阿根廷外交部长还声称，他的政府并没有迫不及待地以武力行动来坚持它对福克兰群岛的权利要求，并且提及他的政府与我国政府之间的谈判情况。在他的发言的前面部分，他指责我们多年来耍手腕，玩弄回避策略和拖延手法。我理所当然不能接受这种指控。

尽管可能会使安理会听了厌烦，我还是想在这场严重危机爆发之前，谈谈我们对谈判情况的看法。

今年2月下旬，英国政府与阿根廷政府在纽约举行了一次部长级会议，福克兰群岛人民也选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时，参加谈判的两国部长签署了一份联合公报。公报行文如下：

“英国政府和阿根廷政府于1982年2月26日和27日在纽约举行了部长级会议，在联合国大会有关决议规定的谈判范围内，讨论了福克兰群岛问题。英国代表团和阿根廷代表团分别由下院议员、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理查德·卢斯先生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负责外交和宗教部的副国务秘书恩里克·罗斯大使率领。会议是在一种真诚和积极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重申，它们决心谋求一项解决主权争端的办法，并详细地审议了阿根廷的一项有关议程问题的建议，以便在这一方面取得更大进展。因此，它们同意各自向本国政府报告。”

紧接着，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单方面发表了该国外交部长提到的那项声明，实际上，该部长在发言中全文引用了这项声明。

阿根廷政府的这项声明违背了我们认为已在纽约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上商定的那份联合公报。它的最后一句话正是阿根廷外交部长所引证的，这句话的行文如下：

“然而，如果这一点做不到——也就是说，早日解决争端的办法找不到——阿根廷就有权中止谈判机构工作，并有权自由选择最符合她的利益的程序。”

尽管我们认为会发表一个一致同意的联合公报，阿根廷政府还是单方面发表了自己的声明。这一事实再加上声明最后一句句子，引起了福克兰群岛人民的极大惊恐，而且确实也在英国议会内引起了某些争论，在英国政府中引起了忧虑。

此后，我们一直在设法和缓这个问题，重新发表一项双方一致同意的声明，以便能使谈判得以开始。遗憾的是，我们竟发现自己陷入今天讨论的这种局面。

我还要提一提另一个主张，如果翻译正确的话，我的理解是阿根廷外交部长已把这个说法列入他的声明。我认为他说的是关于用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联合国宪章原则——我指的当然是第二条的第三和第四项——未必适用于宪章通过前出现的情况。

如果我对这位外交部长的意思没有理解错的话，那么我要向安理会诸理事国指出，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论调。当今的世界充满着令人痛心的危机局面，这种危机局面不时在世界各个地区爆发成敌对行为。其中许多局面早在1945年通过联合国宪章以前就持续了好几年、几十年乃至好几个世纪了。如果这种说法被接受，即对于通过宪章以前就存在的局面可以使用武力的话，那么，老天在上，我敢相信，这个世界将成为一个比现在危险得多，也更加容易引起战火的世界。

我在发言开始时说过，我到这里来不是要讨论存在于阿根廷共和国与我国之间的主权争端的是非曲直

问题。今天上午其他发言者都大谈特谈这个问题，因此我只想就这个问题谈一、两点看法。

阿根廷外交部长争辩说，福克兰群岛不涉及国际法含义上的居民问题。这1,800或1,900人不是最近才迁徙到这个岛来的，绝大多数人是在当地出生的。他们的家庭自19世纪前半叶开始已在那里居住了四、五、六代时间了。我国政府认为，不管他们是1,800人还是18,000人乃至1,800万人，他们依然有权受到国际法保护，而且应当尊重他们自由表达自己愿望的权利。

这就是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管辖这个地区的唯一目的。我认为，国际社会不能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英国仍对南大西洋怀有“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野心。这种看法的本身显然就是荒谬可笑的。我们不威胁任何人；我们所关心的只是，保护这些岛屿上为数不多的人民的利益，尊重他们的愿望。

最后，还有一种论点是，这不是侵略，因为这些岛屿是属于阿根廷的，这种观点当然是我国政府所反对的。但是，事实上，联合王国作为管理当局已被联合国（联合国大会，24国委员会）所承认。因此，阿根廷说这不是武装入侵是无视事实，无视公理。

安理会收到了4月2日文件A/14947中所载的那份决议草案，这个文件我已于昨天分发安理会诸理事国。为了响应巴拿马外交部长的建议，我已请求秘书处准备一份修订文本，凡在使用“福克兰群岛”这个名词之后都加上“马尔维纳斯群岛”这几个字，并加上圆括号。我认为这正是联合国在这类事务中的通常做法。实际上，主席先生，你在最近的发言中也使用了这种做法。

鉴于上述，我必须十分坚决地申明，我国代表团希望在今天对该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我不想自我标榜，但是我认为我国代表团从一开始就做得很得体。我响应了秘书长的第一次呼吁。我响应了主席的呼吁。鉴于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昨天当我分发决议草案时，我国政府本来是希望我要求当天晚上就进行表决的。

当我得知阿根廷外交部长已启程前来安理会，并希望陈述他的政府的意见时，由于我没有按照惯例，在要求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以前给予24小时的宽限

时间，因此，正如安理会全体理事国所知，我很乐意地同意了主席的要求，将这次表决推迟到今天进行。

情况就是这样。但我必须坚决要求，一旦我的草案文本经过修订分发给大，我们就认为必须立即对我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我们可以随后审议巴拿马外长阁下提交的决议草案。如果普遍希望在安理会完成审议我的决议草案后再对他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那么至少我本人是愿意放弃宽限 24 小时的规定，今天就把它付诸表决的。

主席： 联合国代表要求安理会对他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但是阿根廷外长要求发言。如果安理会诸理事没有反对意见，我现在就请他发言。

科斯塔·门德斯先生（阿根廷）： 首先，我谨感谢联合国代表使我有机会在今天向安理会发言，而且在我到达以前没有迫不急待地进行表决。因此，我要说：万分感谢。

我不想与联合国代表进行任何论战，但只想对事实作一次十分重要的阐明。事实上，2月27日以来，尽管在联合王国内部可能已经提出过种种论点，但是它对阿根廷关于其立场的明确而坦率的声明从未作出过任何反应。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 联合国代表要求，一旦他的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草案经修订后分发，我们应当即开始进行表决。我希望安理会注意联合国代表的发言，因为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1 条规定，在该决议草案未能以书面的、最后文本的形式分发以前，安理会是不能进行表决的。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联合王国）： 我希望就此事项采取正确行动。我认为，如果我请求把我所建议的补充作为一项口头修正意见，从理论上说是可行的，但是我很愿意一直等到作此补充并经修订的文本分发下来。在完成那项程序之前，我并不反对暂时休会。

主席： 我提议，如果安理会无异议，就暂时休会，等待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的经修订的决议草案分发下来。

既然没有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下午 2 时 35 分会议暂停，下午 3 时 40 分复会。

主席： 安理会诸理事国已收到了文件 S/14947/Rev.1，上面载有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的这项决议草案的修订文本。

我认为安理会已准备好进行表决。

现在请巴拿马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 我认为主席有必要就以下问题作出一项裁决，即这项决议草案究竟应当归入联合国宪章中有关和平解决争端的第六章，还是应当归入有关对于和平的威胁、和平的破坏及侵略行为的应付办法的第七章。

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联合国王国提交的决议草案中说：

“呼吁阿根廷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寻求一种外交办法来解决它们的分歧，并完全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S/14947/Rev.1〕

实际上，从这段话看来，这个问题已经属于联合国宪章中有关和平解决争端的事项，而我们实际上要求的应当是遵守联合国的决议，正如大会第 2065(XX) 号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应当遵守那些指明这个问题应当通过谈判解决的决议。

我对就程序问题的意见如下：如果这是一项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六章提出的决议草案，那么，联合国代表团就不能参加投票。宪章第二十七条规定：

“一、安全理事会每一理事国应有一个投票权。

“二、安全理事会关于程序事项之决议，应以九理事国之可决票表决之。”

然而，这条的第三项规定：

“三、安全理事会对于其他一切事项之决议，应以九理事国之可决票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之同意票表决之；”——这里当然包括联合王国。

但有一个例外，这就是第三项接下去所规定的：

“但对于第六章及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内各事项之决议，争端当事国”——既然是这样，联合国——“不得投票。”

主席先生，我请你就此问题作出裁决，以便明确联合王国是否可就即将付诸表决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鉴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一步是必要的。如果这个决议草案不是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六章提出来的，那就另当别论了。不过，这个文本中的每一句话都表明它是按照第六章提出来的，既然是这样，就不能给联合王国以投票的权利。

主席：我请联合王国的代表发言。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联合王国)：我曾希望在表决之前，我不必再插话了。

我的同事、巴拿马的外交部长论证说：鉴于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规定，我们作为当事国一方也许必须放弃对这项决议草案的投票权。

既然是这样，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这种论点。那项限制性条款显然涉及到第六章和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决定。

本决议草案涉及到对和平的破坏，并且它是根据宪章第四十条提出来的。这一条说：

“为防止情势之恶化，安全理事会在依第三十九条规定作成建议或决定办法以前，得促请关系当事国遵行安全理事会所认为必要或合宜之临时办法。此项临时办法并不妨碍关系当事国之权利、要求或立场。安全理事会对于不遵行此项临时办法之情形，应予适当注意。”

这一条显然适合于目前形势的需要，我们请安理会促请阿根廷遵行决议草案中的措施(如果决议草案得以通过的话)，联合王国将按照宪章和安理会处理这类事情的惯例，对该决议草案进行投票。

主席：安理会诸理事国已经听取了巴拿马代表对程序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关于安理会正在讨论的这个情况是否属于宪章第六章的问题，应当由安理会全体理事国作出决定。

因此，如果安理会各理事国无异议，我将请他们作出决定。

德皮内斯先生(西班牙)：我认为，刚才联合王国

代表的发言已清楚和雄辩地表明，我们正在讨论的事情属于宪章第七章。如果我弄错了，我希望得到主席的指正。

我认为，巴拿马代表提出程序问题的目的很清楚。他想知道我们正在讨论的事情是属于宪章第六章还是属于第七章。我相信他自己是不敢冒昧就此提出任何见解的。我认为他所作的全部事情就是指出，如果我们按第六章处理这个问题，那么联合王国就不得投票。但我认为，联合王国代表现在所作的解释就足以使我们确定，我们正在处理的事情属于宪章第七章。因此，我认为他确实完全有合法权利参加投票。

如果我弄错了，请予以纠正。但为了不影响表决，这一点还是应当澄清。如有必要，也许联合王国的代表可以对我们作进一步解释。

主席：联合王国代表所作的解释表明，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问题属于宪章第七章。如果安理会诸理事国认为他的解释足以答复巴拿马代表提出的要求的话，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评论，则安理会现在就进入对联合王国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的程序。

鉴于没有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德皮内斯先生(西班牙)：对于我国代表团和我国政府来说，我们这里正在讨论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此，我愿意向安理会就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的问题宣读一项声明，这是我国政府昨天在内阁会议上议定的。声明如下：

“内阁关切地审议了它所得到的有关发生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情况的资料，它认为有必要把下列几条意见公诸于众。

“第一，西班牙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实质问题所持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也是一贯的，大体是，应当通过和平协商办法，恢复阿根廷的领土完整，并维护当地居民的利益与幸福，从而实现非殖民化。

“第二，使这种违背各国领土完整原则的殖民地局面长期得不到真正解决，是造成甚至可能导致目前这种冲突的紧张局势的根源。

“第三，西班牙政府也一贯在联合国坚持其

反对把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各国间争端的方法的立场。它还主张通过谈判的办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第四，鉴于已经造成的局面，西班牙政府认为，应继续通过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冲突，并继续利用外交途径，以便使联合国及其秘书长也能在和平解决这个冲突的过程中起到适当的作用。”

按照我国政府的声明，我得到指令，提请安理会注意我们的以下意见：迄今提交的两项决议草案没有一项能够满足为解决这个争端所必须满足的全部要求。尤其是载于文件S/14947/Rev.1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决议，我国代表团认为执行部分第3段中有一个问题，即该段促请阿根廷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寻找一种外交途径解决它们的分歧，但它并未指出这种解决办法，应当符合联合国有关实现马尔维纳斯群岛非殖民化的决议。

另一方面，在今天上午巴拿马代表给我们宣读的决议草案中，我们发现在联合王国决议草案中被忽略的方面，正是他们所强调的。不过，巴拿马的决议草案忽略了为解决冲突曾采取过暴力行动的方面，而西班牙认为，对于冲突必须用和平手段去进行解决。

令人遗憾的是我国代表团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局势：我们不得不对这两个决议草案弃权。然而，我相信，只要有耐心，也许只要把局势情况充分告知安理会，就有可能把两份决议草案合并为一份，成为最佳文本。但目前还未做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不得不对两份决议草案都表示弃权。

奥顿努先生(乌干达)：主席先生，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是否到了投票前作解释性发言的阶段。

主席：是的，我们已经进入了表决程序，我们现在正在听取投票前的解释性发言。

奥顿努先生(乌干达)：主席先生，乌干达代表团为你——扎伊尔和非洲杰出的儿子——主持安理会工作而感到骄傲。我向你表示我们最热烈的祝贺。我们知道，安理会在你的英明而有力的领导下工作得很好。

我还趁此机会向你的前任柯克帕特里克大使表示我们的赞赏，因为她在困难的3月份以其卓越的才干领导了安理会的工作。

乌干达是不结盟国家运动的一个积极的和忠实的国家。因此请允许我首先提一下不结盟运动对阿根廷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之间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争端的立场。

不结盟运动的立场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有关争端的实质；另一个是解决这个争端所应采取的手段。关于争端的实质，不结盟国家运动一贯认为，就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个特殊的具体情况而言，阿根廷共和国的正义要求并未损害自决这项普遍原则。关于为实现这项正义要求所应采取的手段，不结盟国家运动同样一贯极力主张阿根廷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继续积极地进行谈判。

作为不结盟国家运动的一个成员，乌干达对不结盟运动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的两个方面都完全表示赞同。尤其令人遗憾的是，谈判进程始终很慢，并且迄今尚未取得理想的成果。

尽管乌干达代表团重申支持阿根廷共和国的正义要求，但我们对它自4月2日以来就此所采取的方法深表遗憾。我们对事态的最新变化感到十分沮丧，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使用武力是对不结盟国家运动在这个问题上所一贯支持的谈判方法的不幸违背。

其次，使用武力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三项规定的，该项规定要求各会员国以和平方法解决其争端。

第三，尽管安理会和秘书长于4月1日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做出最大限度的克制和不使用武力，却依然诉诸了武力，我们对此感到遗憾。

最后，乌干达代表团对这个最新事态表示遗憾，因为我们意识到，在世界其他地方，还有类似的——尽管不是完全一致的——争端存在。如果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把使用武力作为解决这些争端的一种方法是可以接受的，那就将会出现一个危险的先例。

鉴于我所提出的理由，乌干达代表团将投票赞成载于文件S/14947/Rev.1的决议草案。我们借此机会再次重申：我们承认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正义要求。我们吁请阿根廷共和国和联合王国立即恢复谈判，并就此争端达成一项迅速解决办法。

主席：我对乌干达代表对我的赞扬表示感谢。

阿乔伊先生(多哥): 阁下, 因为这是从你4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以来, 我的头一次发言, 所以我特别高兴地向你——非洲的杰出的儿子表示祝贺, 贵国与我国有着深情厚谊, 而你正是这样一个国家的有才能的代表。你作为一个老练的谈判者的才能, 你的客观性和你的政治敏感性, 为我们安理会的工作取得良好的成果提供了一定的保证。

我们还向柯克帕特里克夫人阁下表示祝贺, 她于上个月以其聪明才智领导了我们的工作。

在安理会正在审议的这个问题的范围内, 我国代表团愿意重申我国政府的决心, 即作为安理会的一个理事国, 我们将完全承担它对国际社会的义务, 因为安理会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正是出于这种角度, 我国代表团赞同安理会主席的声明。主席先生, 你在声明中表达了安理会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地区紧张局势的关注, 并请当事双方克制态度, 特别是不得在该地区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

而当事国一方却公然无视安理会的呼吁, 宁愿使用武力而不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我国对该地区事态的变化深感忧虑。

多哥, 作为一个热爱和平与对话的国家, 不能同意对各国间关系中的某种政治制度施加暴力。各国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应当本着友好睦邻、不使用武力与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 也就是载于联合国宪章上的原则。所有国家, 不论是什么政治制度, 一旦签署了这个宪章, 或是参加了这个宪章, 就都有义务遵守这些原则。违背了上述原则, 就会使联合国组织的全部信誉及其存在的全部理由丧失殆尽, 我国也不能听任这样一种情况发生。

我们的宪章第二条第四项规定本组织各会员国

“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

无论哪一个国家, 只要违背了这项规定, 就会永远受到我国政府的谴责。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对阿根廷政府的入侵感到痛惜的理由, 也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赞成载于文件

S/14947/Rev.1的经修订的决议草案的理由, 该草案吁请阿根廷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寻找一个外交办法来解决它们的分歧, 并且完全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我国所采取的这个原则立场丝毫不会使多哥政府对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问题实质作出预先判断。我国政府坚决希望有关两国就这个问题尽快找到一项和平的解决办法。

主席: 我对多哥代表对我的赞扬表示感谢。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先生, 首先, 请允许我向你表示祝贺, 祝贺你上个月担任安理会主席这个崇高的职务, 并祝愿你成功地完成你的职责。

我们还要提一下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上个月担任那个职位时所做的工作。

苏联代表团对阿根廷外交部长科斯塔·门德斯先生以及巴拿马外交部长伊留埃卡先生参加安理会会议表示欢迎。

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是使世界各地区的一大片领土实现非殖民化问题的一部分, 这些领土曾一度被殖民国家所占领。现在, 既然殖民帝国已经崩溃, 那么, 殖民地的存在就是不符合时代潮流, 并且是违反联合国基本文件的了。

联合国赞成无条件地结束这些岛屿的殖民地状态, 它的这一明确立场表现在以下事实: 大会已把这一地区列入了应尽快结束殖民政权的地区的清单。

众所周知, 苏联一向支持这一立场, 现在仍然支持这一立场, 将来也一定支持这一立场。此外, 联合王国作为管理国, 许多年来一直顽固拒绝接受联合国关于这个地区非殖民化的要求。它还迟迟不与阿根廷举行谈判, 而谈判途径正是联合国大会有关决定所要求的, 因此, 它这样做实际上是破坏了这些决定。

基于上述, 苏联将不赞成联合王国提出的决议草案, 因为它是片面的, 完全无视该问题的这一方面。

主席: 我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对我的赞扬表示感谢。

多尔先生(爱尔兰)：象其他代表一样，我也对这两位杰出的外交部长和我们一起开会并参加我们的讨论表示欢迎。

昨天晚上我在安理会本会议厅发言时说得相当清楚，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要讨论在福克兰群岛——或是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长期存在的争端的是非曲直。这个问题过去已在大会上争论过，我们不想在此就那个问题再表明立场了。

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要简单得多，即当事国的一方直接违反了安理会仅仅在几个小时之前提出的一致要求，竟以武力对待争端。安理会的那项要求是对双方而言的。它命令双方都不得使用武力，并要求它们用谈判来解决那个问题。那项要求仍然有效，并且是适用于双方的。

我国代表团昨天在这里发言时表示严重关注，并不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支持哪一方的缘故，而是因为阿根廷无视安理会要求，采取了武力行动。下面请允许我再说明一下引起这种关注的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我已经说过，阿根廷采取的武力行动是直接违反安理会所发表的一项权威性的并一致通过的声明的。安理会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正如我昨天晚上所说，祖祖辈辈已经为制定一项法规以避免各国间使用武力而做出极大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对我们所有国家非常重要，特别是对象我国这样的，在具体问题上总被撇在一边或被忽视的小国来说，就更为重要了。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是在法律基础上确保各国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必须绝对维护它的权威。爱尔兰认为，在它任安理会理事国的两年中，它尤其有责任这样做。

但是除了安理会的权威这一原则问题之外，引起我们关注的第二个理由是，我们担心在这种形势下一方使用武力可能会导致另一方进一步使用武力，这样它们之间就会发生冲突。已经有报告说英国海军舰只正驶往出事地区。这必然会发生对抗的严重危险，也许甚至在两国间引起更大的冲突。有人可能认为，为这么个小岛发生争论本身是个相当小的事情，但是不论什么样的争端，一旦使用武力，问题就严重了。武

力可能导致报复，冲突就可能迅速升级。过去的战争就是由很小的冲突开始的。

联合国存在的主要目的正是要防止这种冲突。今天，正是由于联合国的存在，我们才有权利代表整个国际社会坚决要求，冲突一旦发生就必须制止，并按照联合国宪章，必须用和平手段而不是武力来解决争端。

此刻，作为安理会的理事国，爱尔兰特别强烈地吁请——实际上我们坚决要求——两国不要使用武力，而是进行谈判。我认为，只要它们愿意，联合国制定的有关维持和平和促成和平的各种步骤都会有助于它们的。

我重申：我国无意在这里讨论这个根本性问题的是非曲直。此时我们所关心的只是，自从安理会一致同意发表其最新声明以来的三天中发生了什么情况。

爱尔兰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都很好。我们与最近的邻国英国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至于阿根廷，我们与它的关系当然也很好。我可以补充说一下，有一位爱尔兰人——实际上是我的同乡——也就是布朗海军上将，被认为是阿根廷海军的创立者。的确，爱尔兰人在该国的独立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此时，曾任安理会理事国两年的爱尔兰认为，它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维护联合国宪章与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

正是因为我们认为那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才将投票赞成眼前这项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并未谴责任何一方。它只是呼吁停战，阿根廷部队立即撤出该岛，用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换言之，该决议草案的作用只是要使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局势恢复到上星期四安理会提出其一致要求时的状况。这就是我们所赞成的，它并不损害任一当事国的立场。因此，我国代表团将赞成眼前这项决议草案。

主席：我现在作为扎伊尔代表发言。

扎伊尔共和国与阿根廷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两国都保持着极好的友谊和合作关系。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显然是那两个与我们友好的国家之间就福

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争端问题,这一争端已经持续了多年。这个争端已提交给联合国,联合国吁请在诸多解决办法中,采取谈判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我们了解导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请求安理会开会并向安理会提交决议草案的原因。

阿根廷对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军事占领的动机按阿根廷的解释是,联合王国停止或结束谈判的决定不可能创造有利于协商解决的条件,而是违背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的原则的。遗憾的是,我们的友好国家阿根廷无视秘书长的呼吁,无视安理会主席关于对使用武力做出最大克制的呼吁。

如果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而决议在行文中明确预断了争端的实质,这样就不利于寻求一项通过谈判解决的办法。我们愿意相信,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所作的保证将排除那种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呼吁双方努力创造有利于协商解决马岛问题的条件,并制止任何可能导致该地区局势进一步紧张和对峙局面的行为。

扎伊尔代表团注意到阿根廷所提出的它将着手谈判的正式保证,它还注意到阿根廷的许诺,即公开调查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上居民的权利和利益以及联合王国在该地区的权利和利益。

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我们已经支持并将继续支持属于非殖民化问题范围内的阿根廷的合法要求。但是同时我们认为,如果试图用武力解决谈判中的问题,这将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并将会损害国际关系。

因此,在我们支持载于文件S/14947/Rev.1的这项决议草案的同时,我们还要强调指出,对于我们来说,决议草案的通过决不能预断问题的实质,要求阿根廷部队立即全部撤出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并不意味着,而且也不可能意味阿根廷对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要求受到了影响,或是遭到了安理会的否决。相反,提出这个要求仅仅是因为希望创造有利于和平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和引导有关双方回到谈判桌上来。

现在我重新行使我的安理会主席的职责。

安理会现在将就载于文件S/14947/Rev.1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 法国、圭亚那、爱尔兰、日本、约旦、多哥、乌干达、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扎伊尔。

反对: 巴拿马。

弃权: 中国、波兰、西班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 表决结果如下: 10票赞成、1票反对、4票弃权。该决议草案已经通过,为安全理事会第502(1982)号决议。

我现在请愿意投票后发言的代表发言。

卡伦先生(圭亚那): 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对两国间争端的解决以及各国对安理会权威的尊重都有着重大影响。

两天以前,也就是4月1日,安理会应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的紧急要求召开了会议。那天,安理会听取了联合王国和阿根廷两国常驻代表所作的发言。根据安理会的一致意见,主席先生,你代表安理会提出了一项呼吁: 鉴于南大西洋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地区目前的紧张局势,要求做出最大限度的克制,并告诫有关政府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要继续寻求一项外交解决办法。

但是,主席先生,你代表安理会提出的这项呼吁并未引起注意,我国代表团对此深感忧虑。

此外,圭亚那还十分关注对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武装入侵。单方面地采取军事行动显然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的,其中包括关于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

在这种情况下,圭亚那投票赞成载于文件S/14947/Rev.1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一方面谋求立即停止敌对状态,并要求阿根廷立即撤出在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所有部队,另一方面呼吁当事国双方寻求外交途径来解决它们的分歧,并且呼吁它们完全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然而，我国代表团要强调以下一点，即它投票赞成决议草案决不是企图损害有关当事国之间所要解决的实质问题的结果，这个问题必须通过两国之间谈判和对话的方式和平地解决。

韦兹纳先生(波兰)：主席先生，最近，继安理会各理事国协商之后，又听取了联合王国和阿根廷代表的发言，我国代表团同意你和安理会所有其他理事国的呼吁，即要求两国政府做出最大克制，特别是不要在该地区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要继续寻求一项外交解决办法。因此，我们再次重申我们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今天我们仔细地听取了阿根廷外长和巴拿马外长所作的发言。他们特别强调了有关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的目前争端的非殖民化方面问题。我国代表团注意到，早在1965年12月16日，大会就在其第2065(XX)号决议中承认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产生于铲除各地各种形式殖民主义之宿愿，而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即属此种形式之一。”

自那时以后，大会及上述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一直在审议这一问题。在非殖民化委员会提交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报告中，也反映了这一事实。遗憾的是，联合王国提交的、安理会几分钟以前通过的这项决议草案却把这个方面完全遗漏了。

我国代表团仍然相信有关两国间的争端会得到和平解决，并且希望能通过外交谈判方式加以解决。

鉴于上述原因，我国代表团不能赞成载于文件S/14947/Rev.1的决议草案。

凌青先生(中国)：首先，中国代表团热情地向你，主席先生，表示祝贺，祝贺你在这个月担任安理会主席，并感谢美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福于3月份指导安理会成功地完成了其任务。

中国代表团愿借此机会表示欢迎阿根廷外交部长和巴拿马外交部长来到安理会。

中国政府是关心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地区目前紧张局势的。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存在的马尔维

纳斯(福克兰)群岛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不结盟国家会议已多次开会就对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主权表示了态度，并吁请双方通过谈判寻找一项和平的解决办法。我们已注意到了不结盟国家的这一立场。

中国代表团希望阿根廷和联合王国继续进行谈判，寻求一项和平合理的解决办法。

鉴于前述各点，中国代表团不能支持载于文件S/14947/Rev.1的决议草案。

主席：我对中国代表对我的赞扬表示感谢。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巴拿马投票反对载于文件S/14947/Rev.1的决议草案，因为我们认为那项草案——现在已成为第502(1982)号决议——所载的内容很可能恶化冲突，而不是解决冲突。

首先，该决议要求立即停止敌对状态，而实际上敌对行动并不存在。其次，它要求阿根廷立即从其本国领土马尔维纳斯群岛撤退所有部队。那里没有敌对状态。阿根廷没有理由要从其领土撤出。情况恰恰是，当英国海军的航空母舰“无畏号”和其他舰只到达阿根廷水域时，将会出现敌对状态。安理会现在在这里所作的正是为敌对状态建立基础，而敌对状态本来是不存在的。

我们已经援引了联合国有关非殖民化的决定和宣言。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殖民地的问题。受到拉丁美洲舆论支持的阿根廷政府和人民正在告诉联合国和世界舆论：存在一个问题。为了解决问题，就必须正视这些问题，阿根廷民族和人民——我重复一遍——在拉丁美洲舆论和该洲各国人民的支持下便是这么做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投票反对当事国一方提出的那项决议草案的原因，那个草案文本并没有列出解决办法的内容。我们相信，历史将会向我们作出证明，因为当英国海军舰只到达阿根廷水域时，我们就将面临一种不幸的局面。我们拉丁美洲人民，实际上是全世界人民——我所包括的有非洲人民、亚洲人民、欧洲人民——都将会看到，仍然存在着殖民地情况，而这种情况与联合王国有牵连。

因此，这是一种我们深感忧虑的情况。从历史上来说，我认为这种情况足以制定一些定义。我认为拉

丁美洲必须团结起来，以便保证各大国、以前的殖民国家，以及我们半球上曾经沦为殖民地的那些国家明确他们的立场，表明他们的态度；否则，殖民地的局面，不符合历史潮流的敌对局面将会继续存在，而这种局面在历史现阶段已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应当受到谴责。

我不想利用这第二次机会作详细发言。因此，我最后再说几句：巴拿马并不要求把它所提交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我们之所以不要求表决是因为假如安理会今天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并在5天、10天或15天内再次将这一问题提交我们讨论的话，我们将保留提交上述草案——或是补充了其他内容的文本——的权利。到那时，我们将面临一种更加严重、更加危险的局面，这种局面将影响到西半球的和平。人们将不得不在这个半球目前的体制范围内去正视这种局面，它将要求我们采取明确的立场，以便我们可以意识到我们所处的地位以及我们的未来是什么。

主席：我现在请阿根廷外交部长发言。

科斯塔·门德斯先生（阿根廷）：阿根廷对安理会刚才的表决结果深感遗憾。我们感到遗憾是因为安理会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赞成消灭殖民主义及其全部残余的一贯立场，而现在却作出了这项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项决定支持了一种陈旧的殖民地局面，而这种局面正是产生于美洲、非洲和亚洲沦为帝国主义列强肆无忌惮地侵犯其他民族的主权和自由的地方的时代。

阿根廷共和国坚定地确认它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权利。根据我已经有机会在我上一次发言中提出的基本观点，我们决不停止申明我们的权利和寻求适当的解决办法，因为这些基本观点是正义的、正当的，并可以为当事国双方所接受的。

阿根廷代表团愿意向那些支持我们或者弃权的安理会理事国表示感谢，感谢它们对我们的同情。我们

也向那些投票赞成决议草案并很明确地强调了阿根廷权利的理事国表示感谢。

我特别感谢我的同事巴拿马外交部长，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发言，而且也是因为他明确地向安理会和全世界表明了拉丁美洲团结一致的重要和力量。

我们请这里所有具有诚意和不抱任何偏见（偏见在当今已经行不通了）的代表与我们共同合作，以便我们能够找到一项反映出主权、不干涉、领土完整——当今利害攸关的原则——崇高原则的公正的解决办法。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联合王国）：我谨向所有那些投票赞成刚才以第502（1982）号决议通过的那项决议草案的代表团表示感谢。

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五条说：“联合国会员国同意依宪章之规定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之决议。”我们殷切希望阿根廷政府按此项规定行事，使我们两国即联合王国和阿根廷恢复和平谈判，以解决我们的分歧。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我希望说明，这个决议丝毫没有授权联合王国的海军部队或战舰诉诸武力。应当完全清楚，安理会没有授权联合王国进行诸如它正在大西洋进行的那种军事活动，那里的舰只现在正驶往阿根廷领土马尔维纳斯群岛。

主席：已经没有人要发言了。

安理会收到了文件S/14950，其中载有巴拿马提交的一份决议草案。不过，巴拿马没有坚持对那份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安理会还收到了文件S/14949，其中载有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1982年4月3日致安理会主席的一封信。

因此，安理会对本项目的审议到此结束。安理会将继续了解这个问题的情况。

下午4时45分散会。